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深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為有力

陳定宇曰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某之好學惟能篤於信道所

以淡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

張楊園曰學者須看聖賢用心反顧己之用心與聖賢同異如何同則可勉異則可懼也信而好古全要於此著力

芮蒿子曰今人性分與古人同古人所能爲皆我之所當爲者也不好古則聾於苟言昧於往行師心而已好而不信慕其人難其事不惟以古人爲不可幾及且將曰古之人亦未必果若是其神奇夐絕也信不及故行不盡此今人所以遼遜於古人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朱子語類植錄此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

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
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
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心無間斷方能如此

又蘇錄問默而識之曰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猶是執捉在此是問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己有
而弗失矣

又賀孫錄問何有於我哉曰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
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其是仁
之至義之至精其自見則有欠闕處

王船山曰不言而存諸心乃靜存動察功夫不因語
顯不以默藏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一義祇於識不
識爭生熟不於默不默爭淺淺特以人於不默時有

警則易識而方默亦識乃以徵存諸心者之熟所聞也南軒云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正是此意然聖學說識釋氏亦說識達磨九年面壁亦是知識後存識事故默而識之聖人亦然釋氏亦然朱子亦然象山亦然分別不盡在此特其所識者不同耳

陸稼書曰此章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亦見聖人省察之功朱子曰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人雖見其是仁之至義之至精其自見則有欠缺處朱子所謂自見有欠缺處者蓋人心惟危心常存則自能識自能不厭倦心一疏則不能識不能不厭倦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故聖人所可自信者熟時不戒慎恐懼而已質雖生安功夫熟異困勉刻刻識刻刻防其

不識刻刻學誨刻刻防其厭倦此必因省察之際而自歎惡欠缺之難非因有不識厭倦而發此歎　此聖人不敢以天資自恃而以用功自勵不敢以從容所用之功自恃而以終身用功自勵蓋卽成湯之顧諟文王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而曾子之臨淡履薄亦此家法也然既謂自有欠缺則是實言而非謙矣謂之謙者何也蓋識如夫子亦可謂能默識矣學誨如夫子亦可謂能不厭倦矣然夫子不敢自居是則所謂謙也

彭睿岡曰天體本默不默必不能識爲人之學如何理會得天理大知如孔子志學時便見得大段如此故先從默入默則稽諸古問諸人愼諸思體諸事皆

默也本體無聲無臭故孔子始終惟默子思之闡得夫子之默也

用詰謹案船山謂祗於識不識爭生熟不於默不默爭淺深稼書亦重言識而不言默皆懲明季講學之弊而言也然如魯岡此說自無默悟默證之弊

又曰夫子言何有言未能皆致謙辭曰不自以爲得化機流行無一刻止足止則息矣

李厚菴曰非默識則義理無根不能有無窮之味而厭心或生矣非不厭則功夫不繼不能有發明之機而所存或薄矣然非誨人不倦則無至誠及物之心而所存可知無與人爲善之樂而厭心亦將發三者

蓋亦相爲表裏始終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朱子語類賀孫録　須實見德是何物如何爲修如何爲不修人而無欲害人之心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修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修者言好修治之之謂要須自體之徙義是做事未甚合宜遷在合宜處不善是全然不是須重新改換方得

又㽦録　修德是本爲要修德故講學徙義改過卽修德之目

又恪録　須先理會孝弟忠信等事然後就此講學

又（燾錄）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葢祇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長進

又（賀孫錄）雖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猒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豪自以爲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

陳定宇曰修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修德爲大本講學爲實功徙義改不善修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也修德而能講學則行己應事始能知其孰爲義孰爲非義孰爲善孰爲不善必徙之改之始可以爲修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修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爲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李厚菴曰修德謂忠信篤敬學之本也講學者窮理致知之事徙義改過則力行克己之事也學之事惟此四者夫子此章言之最全蓋忠信所以進德敬以直內要其宅言修業則有講學以下三者業兼知行而爲言也然德中誠敬二字又知行二者之根敬則志氣清明培養深厚而其講學也有深造自得之功誠則立志真切存心篤實而其力行也有敢行不息之效此皆篇重成一章所以爲詳且密也

陸稼書曰尹氏謂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蓋德日新則意誠心正身修學日漸則物格知至徙義改過日新則止於至善論學者功夫已盡於此四者特以舉其大綱而未詳其節目故謂之要非此外別有功夫也

又曰總見道體無窮而聖人日新之功亦無窮無時
不新者聖人之功也惟恐其一日不新者聖人之心
也自十五以至七十節節是此功節節是此心雖聖
人自敘而示人用力之方即不外是

焦廣期曰樂以忘憂憂字與不堪其憂仁者不憂君
子不憂不懼之憂同乃人心之私憂也此憂字與君
子有終身之憂同即君子存之注所謂戰兢惕厲聖
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全在乎此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朱子語類錄義剛 申申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如
此申申舒泰夭夭好貌觀桃之夭夭是少好之貌所
謂色愉是和說意思此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

不然

又錄格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學者有心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非別有一和樂整肅則自

和樂

汪雙池曰鄉黨所記如色勃足躩鞠躬踧踖容色各異皆聖人因事之敬自然各有所宜若燕居時則靜而未與物接其德容所形尤可徵本體中和之妙故門人微覘而特記之以示法也

焦廣期曰子之燕居閒暇無事胷中太和自然盎溢於顏貌之間有不可掩者其或有所感觸如居夷浮

海之歎則不容不改其常度矣譬如天道以風和日
麗爲常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朱子語類寓錄問夢恐涉於心動否曰夜之夢猶寢之
息也息亦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

問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淸淨者愛如此說佛老家亦
說無夢

又道夫錄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聖人與一處
理會一事便全體在此一事

朱子文集答方伯謨聖人夢寐周公正至誠不息處然時
止則止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
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之事則豈容有所忽忘邪

以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

胡雲峰曰祇孔子之夢亦見孔子無意必固我處大抵夢最可驗人之心世之人有老而不能無功名之夢者其心有所執著而未化也

王船山曰周公兼三王之道以定一代之治夫子之志與合焉故嘗於夢見之當其夢也未嘗言也迨乎道不可行而歸老於魯從事於刪訂以明道於天下後世其志異而其夢亦異　蓋聖人無心外之夢其誠至也道不可行志之不存而以衰爲歎不忍忘世之情也

焦廣期曰孔穎達云莊子意在無爲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

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案孔君此論精矣然聖人豈特不能無夢而已聖人五情懇惻倍萬恆常其夢亦自異於人人周公之見其精誠之極乎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朱子語類時舉錄 志於道非祇守空見解須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謂志於此也

又夔孫錄 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

又端蒙錄 道理也是一有條理之事非囫圇一物如老

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是存心於所當爲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爲之地非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也

又南升錄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義禮智觀之可見

又必大錄問仁是全體德祇一事之德否曰然事父母則爲孝德事兄長則爲弟德德是有得於心未事親從兄時已渾全是孝弟之心此之謂德

又𤋮錄德是行得敬此理已得於我若祇說爲子盡孝爲臣盡忠此祇說得盡說德不得蓋德是得此理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

據守之也

又僩錄德是逐件理會者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據德是因事發見者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者

又恪錄若不依於仁不到事親事兄時此心便無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心無不在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

又節錄祗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二者皆不能有須據於德後又依於仁

又恪錄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一一理會此道理脈絡方始流通無滯礙因此又養得此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麤皆無滲漏皆是做功夫處

又廣錄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麤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柰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

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亟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雝容涵泳之閒非僻之心亦亟自而入之也

彭魯岡曰志於道志率性之道也全體難言四端可率第端不易辨志不易專功不易純辨之專之純之即是率四端之性矣

汪雙池曰人日在倫物之中亦誰不知道之當由而卒弗克由以能有得於道者則惟其志不立之故神知擾於見聞則物誘紛其外心思役於形氣則私累動其中即或天良未泯時動率由之思而浮慕之懷終乖以動其委靡之氣況異端歧其分歧末學侈於謏聞學者游移徜恍莫適從志已不篤則雖終身道中而不著不察終不能以有得於道矣故學者之始要必宏波擇羣言之識懷特立不拔之操以篤志於道焉而學問以明之力行以踐之必求有得於心不以半途而廢斯擇之也精守之也一所以為進德之基也

尹元孚曰易書禮多言行四書多言守中庸言守言

執似即是行未分先後然不能守其所擇所知則此

心遺忘間斷如何能行似乎守在行前又程子好學

論曰行之果則守之固朱子解據於德亦云行道有

得於心而守之不失似乎守在行後大抵守貫前後

人有擇之知之而未之能行之時必要擇善知及而

可以不守之時

陳安卿曰仁非萬理之總名所以該貫萬理而爲之

總會也依仁則此心全體不昧而是理之在我者有

所總會而主宰之矣

許白雲曰人之爲學祗是要全一仁字上三者應事

處功夫至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藝游藝一是未知者

欲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隙欲心不少放

二者皆是欲全乎心德爾以此觀之不可全然截斷作兩段看也

又曰功夫又全在志於道志於道非道在彼我心在此思而欲至之謂既謂之道正就行說是謂專心致志於日用常行處行其道故既行之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委作此依則比顏子不違稍用力爾三月不違仁順辭也依於仁勸辭也至於游藝即志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魏庸齋曰志於道章言體用之學游於藝乃致知格物之功不是旁通觸類曲技小術也

王船山曰集注先後之序輕重之倫自慶源以下皆

不了此語集注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德緣志道而得而特進以據之功斯所服膺者不失也仁緣據德而性足用而進以依之功則用可常而欲不行也此所謂先後之序也又云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不遺者言體道之本費也動有養者德之助也息有養者仁之助也而云不遺則明道亟可遺苟志於道而即不可遺也云有養則養之以據德養之以依仁爲據德依仁之所資養也此游藝之功不待依仁之後而與志道據德依仁相爲終始特以內治爲主外益爲輔則所謂輕重之倫也志道據德依仁有先後而亟輕重志道據德依仁之與游藝有輕重而亟先後故苛分四

支相承立義而後以先後輕重分別悉此集注之精得諸躬行自證而鑿疏之非但從文字覓鍼綫也集注於德云行道而有得於心於仁云心德之全蓋志道篤則德成於心據德敦則仁顯於性德爲道之實而仁爲德之全據與依則所以保其志道之所得而恒其據德之所安若藝則與道相爲表裏而非因依仁而始有其不先依仁而後游藝甚著明矣潛室不察於此乃云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此亦舍康莊而取逕於荊棘之蹊矣蓋六藝之學小學雖稍習其文而其實爲大經大法與夫日用常行之所有事者即道之所發見故大學之始教即在格物致知

以續小學之所成而歸之於道夫子敎人以博文約禮爲弗畔之則初非小學則姑習之一志於道而遂廢輟以待依仁之後而復理焉既不可云僅爲小學之初事若其所云成德之後適於意者則尤依託游字之影響而初無實義也以爲德已成矣理融於胃則遇物皆順而藝之與志得逢原之樂乎是藝之游也乃依仁之後自順從心之效不當平列四者節目之中以示學者之當如是矣今與之三者同爲爲學之目而以成本末具舉內外交養之功則實於據德依仁之外有事於斯而非聽其自然遇物皆適之謂矣集注雖有先後之說而尤云日用之閒無少閒隙以見四者始終不離之實學且獨於立志言先而據

德依仁不言先亦不言次旨槩精确一字不妥何居
乎於下三者遂節施以先後而穿鑿以求伸其說也
用詰蘆案慶源以下解先後之序皆以全章
四項言以為游藝在依仁之後船山據總注
辨之謂志道據德依仁有先後而無輕重志
道據德依仁之與游藝有輕重而無先後詳
繹內注據德依仁皆承上節說下游藝注則
云日用之不可缺者獨無承上依仁之意船
山可謂善於讀注矣依仁而後藝可游或問
中已有此說固非始於慶源案之事實不如
集注之精确也許白雲曰游藝即志道據德
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又曰游藝與上三者

不可全然佗兩段看已先船山而言之矣

李厚菴曰凡身心性命之要曰道曰德曰仁凡名物器數爲藝六藝皆載道者而有本與末之別如同禮樂也莊敬和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本也玉帛登豆鼓舞鏗鏘者末也此所謂藝專以其末者言之雖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然又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集注所謂博其義理之趣而應務有餘心亟所放而動息有養者亦兼知行言之而有以爲志道據德依仁之助也

用詁謹案以游藝爲志道據德依仁之助說同於船山

黃薇香曰夫失其義陳其數雖禮樂一曲技也由形

迹而求理義六藝皆道德之用也周官之法教萬民以藝養國子以藝纂正之所校比州長之所攷勸鄉大夫之所察以賓興皆以藝宮正之會什伍諸子之進退遊倅亦莫不以藝士固有滯於藝而不聞道者要未有不通於藝而遽高語道德者此實學之所以出也今六藝之學廢缺矣其中易於復古而濟於時務者則有如射與數其復古甚難者則有如樂而猶可攷正是非釐定得失者五禮與六書耳禮之大綱爲五尊卑際會之節親疏隆殺之分先王本諸性情而制爲度數既使之秩然各當於人心而無過不及之差細而起居出入之微亦有所持循使人莊敬日彊而非僻之心無自入學者高言志道據德依仁而

不亟亟於禮其能不違道賊德而大遠乎仁也邪六書之法𠄞𠄟指事日月象形江河形聲武信會意四者爲古省字體所由製聲音所由分考老轉注令長假借二者爲古省用字同異之辨而包括詁訓之全學者不畱心於此臧氏玉林所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輔漢卿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太甚爾

汪雙池曰大道爲公夫子豈不欲盡天下人而誨之而不知來學則聖人亦不能彊也自行束脩以上未

嘗摡誨焉公之至也

姚㣕抱曰束脩者贄也卿羔大夫鴈士冬以雉夏以腒故束脩以備摡雉之時者禮也摡論其時惟優而已則贄之尤薄者也以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先生雖贄以束脩不害爲有禮而可教故始見而必誨之而況繼見朝夕者乎贄束脩而必誨之而況羔鴈雉脩禮者乎禮尊可兼卑故男贄可以束脩卑不可僭尊故婦覿不可用幣士相見禮曰夏用腒腒卽脩也曲禮左腒右末是也白虎通引其文曰夏以脯鄭解儀禮必以腒爲乾雉者不必然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朱子語類謨錄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啟發之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所以不再舉也

又敬仲錄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

許白雲曰既憤悱而啟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悱而教之出於勉強終不濟事雖能憤悱而告之又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它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請問不自去推究天下事理甚窮如何教得盡自能推充方是為學

孫夏峰曰教者必得學者之心以為其地教方有益有施甚受彊聒耳是豈不倦之誨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朱子語類燾錄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是聖人天理

又時舉錄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必用一誠字包之須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

又賀孫錄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問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眞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人所彊爲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性情之正本中而達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曰聖人性情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

曹月川曰先儒云聖人臨喪自有食不下咽之意弔哭一日之內自不能歌學者法而勉之足養忠厚之心

孫夏峰曰哀樂皆情也聖人中節焉而已然樂可以驟哀哀不可以驟樂故不能歌此中有天則焉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子語類謨錄若它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它人豈有是哉故云惟我與爾有是夫

又時舉錄則字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

又砥錄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它人使有此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藏耿直之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吾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要在無所係累處有此本領則制度點化出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眾人無此本領雖盡得其禮樂制度亦祇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不得

又僩錄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祇看義理如何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不可亦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方休方委之於命所謂不

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貧富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

又（義剛錄）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比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大相遠但此中道理亦自完具無欠無賸

又（夔孫錄）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之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倒若聖人行三軍此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事事事皆然

又（時舉錄）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

舍之而猶挾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滯然挾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爲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挾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婉不爲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

張孝先曰用之則行蓋有所以行者身顯而道與俱顯也舍之則藏蓋有所以藏者身隱而道與俱隱也道與身俱爲行藏而用舍始爲挾負

汪雙池曰用有可行舍有可藏賢者有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挾我者不能然不曰能是而曰有是蓋兵農禮樂人各有長而用不足以甄陶一世處不足

以文明天下究未可言有具也人惟所具者小則急於一試或才歉不足亦石隱自安若其具在我則所性分定用舍於我何與哉然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正以其有可行可藏而能然也

輔漢卿曰此是子路學未到處凡人有才能而學問之功未到義理之趣未深則遇事必發見便有較量人己矜炫所長之意

馮厚齋曰子路蓋以顏淵仁而兼勇然子畏於匡顏淵後蓋有大勇存焉曰子在回何敢死是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周季侯宗建曰大抵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橛故以此出處則舒卷兼心絕不著些毫意見

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絕不露一豪意氣子路三軍
一問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世大機局點化之亦正
欲其體認到裏面去也臨事二語此是千古聖人兢
兢業業之心腸

李厚菴曰臨事而懼操心危也好謀而成慮事至也
成者言其所謀動出萬全而誠意周於事後也古人
有涖事而終日欽欽如對大敵者心常懼也臨陣則
志氣安閒如不欲戰者謀既成也蓋聖賢之學惟敬
義二者以行三軍言之敬則天命是畏國之存亡民
之死生不可不謹義則人謀既盡成敗利鈍不以動
心此事之最大者而可以血氣才能當之乎

汪雙池曰臨事二句有相對意有相濟意有相成意

而俱重下一字一主於愼一主於斷此相對也愼者或寡斷斷者或不愼故二句相濟也能懼則成非躁率謀成則懼非畏葸此相成也臨事易忽故要懼懼即懼其事多謀難投故貸成成即成其謀是俱重下一字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朱子論語或問程子可求不可求皆決於義謝楊可求不可求皆決於命至於張子尹呂則以可求者爲義而不可求者爲命三說不同然愚意以謝楊之說爲未安也蓋此本設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執鞭之說若曰命可求則寧屈己以求之則是實有此意

矣豈聖人之心哉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柰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爲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在道以求從容所守盍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

王船山曰如使人生之得失莫甚於富不富而終身之圖度惟在於求求之而不與天理相違求之而不與人情相拂見爲可而無所負疚於神明矣則又奚貴賤勞逸之擇哉道之所在理之所宜力之所必盡雖爲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何也道所可者無所避

於勞辱也如其審乎人之所以爲人君子之所以爲君子授之天下而若固有蔬食飲水而甚可憂求之則役心思以邀巧僞毀廉恥以媿天人則不可求涉矣而吾所好者志不降也身不辱也仰不媿也俯不怍也吾所好者在是涉於從之而已則但有求之之心而必力制其心但有求之之迹而必遠其迹能甚慎於所爲哉

用詰謹案此以可求不可求皆涉於道蓋同程子之說

黃薇香曰此辨道之可不可也道苟不枉身屈何傷若求富而必有害於道是不可求矣所以自遂其好道之心而不以此易彼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輔漢卿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慎之時不慎之事哉特於此三事慎之又慎故弟子記之以垂教後世

金仁山曰聖人無所不謹俱從容中道人不覺其謹爾然於是三者尤加重故門人覺而記之

鹿伯順曰慎非心謙慎而已其間有事體作用在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朱子語類太錄 僩 三月盡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又壯祖錄 問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夫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所患之事大而

飮食不足以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息之大自不能忘也

又錄壯祖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

輔漢卿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當與大舜覆不幬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美盡善之實而得之不翅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

黃薇香曰子在齊句聞韶句三月句夫子以辟亂適齊力不能請觀古樂卽請觀之而未能久三月者古

人習樂之常期也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誦以樂語弦以樂音必經時而畢則齊人習韶之久夫子與聞之遂學之集解周注是也史記言夫子學琴師襄頻請益夫子始告以習其曲未得其數繼告以未得其志終告以未得其人當聞韶之候契虞帝九成之功訂有司數傳之失必有同於此者好古敏求學而不猒俱於忘肉味中見之矣尙書言簫韶九成獸舞鳳儀季札論韶天幬地載夫子契之已久然事非親習易從以攷繹典故想像髣髴自爲有得雖聖人不能故歎不圖至於三月後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朱子語類謨錄若祗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冉子疑者以常法言之則衞輒亦於義當立者也以輒當立故疑夫子助之

又笛錄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夷齊兄弟所處无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无非人欲

又賀孫錄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无怨悔之心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如此若不如此是厺仁而失仁矣

又寓錄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如此乃天理之

當然又何怨

又講錄求仁而得仁此祗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而於心終不安傷其本心則是不仁矣

又道夫錄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此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隉杌之慮此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

朱子論語或問曰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邪曰夷齊之賢天下莫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

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辠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燭乎衛君父子之閒其得辠於天理而見絶於聖人尙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問伯夷何以祗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祗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

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又問某詳此竊謂諸
侯繼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內必有所承上必有
所禀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然後於得國爲正
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
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身得以嗣守宗廟
而有國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
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
一時溺愛之私何可以間於天子而擅國此皆在己
有礙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
壓父命之尊祇得力辭而不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
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祇得固讓而不爲據其
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

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
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干王法也豈得
爲受國之正乎曰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
金仁山曰子貢善問莫精於怨乎一問蓋伯夷叔齊
固以事言而怨乎一問又以心言事可勉而心不可
掩使伯夷逃國而其心猶曰我固當立特以父命不
得不逃叔齊逃國而其心猶曰父命立我特以兄在
不得不逃卽此不得不然之心則怨矣其與衛輒惟
恐失國之心何遠哉此子貢所以再有此問也惟伯
夷以不違父命爲安叔齊以不躐天倫爲正脫然惟
恐有國之爲累而曾無幾微不得已之心此其所以
爲賢而孟子直以聖之清許之細想此心而下視衛

輒之心眞天淵之不相近矣而謂夫子爲輒乎

李厚菴曰周之文勝至於春秋滔禮之末失而不求其本故有以衛輒拒父爲尊祖者觀子路迂夫子而冉有子貢猶疑於是非之閒則人倫之不明甚矣

又曰伯夷叔齊事與輒反賢夷齊則不爲輒可知猶有怨乎之問者蓋雖矯爲高世之行而心未免於怨悔則或未合於中道而不可以爲訓仁者道之極也言求仁則求合於道而非矯言得仁則不遂於道而心安由其心之無餘憾可以知其事之爲至當故曰夫子不爲也

焦廣期曰求仁得仁是夫子看夷齊如此非二子將仁字橫據胷中始而求繼而得也祇是心之所不安

者凌不宥一日居行其心之所安而無憾便是得仁也

齊節初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而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失者身而所得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毋求有見於伯夷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爲有功必知輒爲名教之所不容

楊賓實曰太史公以伯夷之窮餓疑天道不知伯夷之餓乃其所以求仁正見世變而道不變當其時伯夷若有歸周周固將高爵厚祿以待之矣伯夷求仁

而棄爵祿此正忠孝天性之所以常存人心所賴以

不死耳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朱子論語或問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

朱子語類僩祖錄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之人遇熱不畏遇寒亦不畏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又夔孫錄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此中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團天理又焉得而不樂

朱子文集答方伯謨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崇奉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猒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

彭魯岡曰問孔顏所樂何事曰樂者順乎性逵乎情

而不累於習心之謂也聖賢之心無時無事無非
道無道不樂
王船山曰說聖人樂處須於程朱注中篤信而淡求
之外此不足觀也程子云須知所樂者何事固非刻
定一事爲聖人之所樂然亦何嘗不於事而見其樂
哉朱子云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其
非脫略事物灑然不著可知也聖人說於我如浮雲
明是以天自處於我皆眞於土皆安聖人之天體也
遇富貴則不踰富貴之矩遇貧賤則不踰貧賤之矩
乃是得左右來去盡是天理方於疏水曲肱之外自
有其樂而其樂乃以行於疏水曲肱之中聖人所以
安於疏水曲肱者以樂爲之骨子此非蕩然一無罣

礙可知已使但無欲則無得無得則無喪如是以爲樂則貧賤之得此也易富貴之得此也難必將如莊子所稱王倪支父之流雖義富義貴亦辭之惟恐不夙矣此是聖學極至處亦是聖學異端皁白溝分處又曰朱子即當時所處一語諦當精切讀者須先從此著眼則更不差謬雙峰云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方別出語亦近似然要似夫子設爲此貧境以驗樂則於聖人於土皆安之道不合矣夫子此章自是蚤年語到後爲大夫而不復從行則居食亦必相稱既非虛設一貧以驗樂亦無事追咎日之貧而憶其曾樂於彼佗在富貴而忘貧賤願外之想也樂不逐物不因事然必與事物相麗事物未接則所

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豈但以月好風清日長山靜身心泰順而爲之欣暢也乎既以左宜右有逢源而不踰矩爲樂則所用者廣而所藏者益舒是樂者固君子處義富義貧之恆也故曰樂亦在其中言亦則當富貴而樂亦審矣聖人之於土皆安者於我皆真富貴貧賤刚無礙其發生流行之大用故曰樂亦在中貧賤無殊於富貴也此雙峰之語所以似是而非如云使在富貴則君子之行乎富貴者可以不言樂而惟貧賤亦然乃以見性情之和天理之順無往不在而聖賢之樂周徧給足當境自現亦可見矣如此斯爲得之

薛敬軒曰周子曰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朱子言即

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學者當識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愚案朱子之言引而不發竊意天地間至賢至富可愛可求者莫過於天命之性能深知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無一豪私欲之襍撓仰不媿俯不怍心廣體胖樂可知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子語類謙之錄 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

又安卿錄 問聖人何以有過曰是聖人不自足之意

又不知何氏錄 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方說無大過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當看此等

爲聖人氣象

胡雲峰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祇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鹿伯順曰大過之有從有意見者執定名理鋭欲成大功而不覺反成大過易之爲理正治此病

彭僯阿曰易何主乎曰主人事唐虞之世何以不言易曰其世中和象數雖具而可以不言唐虞以後事變多矣聖人憂之乃即象數之變以言時事之變即時事之變以言道之變變通有則而無難處之時事矣

王船山曰夫子假年學易則庶幾乎天之所以健學其至健而不使有怠者之成乎間斷也地之所以順學其至順而不使載物者之或有未厚也六子之變化五十六卦之時位道極其全學其周流不滯而會通於易簡不使道有所未該而成乎疏漏也則以應乎天地萬物而各得其情各得其理以隨攸往而不惑故可以無大過

用誥謹案船山謂集注專以進退存亡之道言易則是獨以化讀言見川流之德而不見敦化之德眞西山單舉仕止久速說孔子全體皆易則但有利用安身之易而無精義入神之易故此兼卦德之健順言之可補集注

所未備

李厚菴曰易有吉凶悔吝之循環而要以无咎爲歸蓋不祈吉而謹於悔吝之介以求免於凶咎者易之教也然則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亦可一言以蔽之曰善補過聖人所以能無過者以其心常恐有過兢兢業業以成於性故能動不踰矩咎且不敢言無過而曰無大過聖人之存心固如此

方植之曰夫子自言學易可以無過過對中言非對正言文言所偁不失其正此正即中也即此無過之義嘗論君子未有不正者但儒者學聖人之道從正不及中中又或不能純粹以精而純粹以精必在於明辨晳明辨晳非極深研幾不能故欲假年學易以

研之也大凡有過皆偏於分數有餘言若不及則不
可名爲過大賢以上不患不及恆患其過故孔子學
易欲明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
中正耳吉凶消長之理天運也進退存亡之道人事
也明乎此是爲知天知人合天人而察其幾以允協
於中而無過是乃聖人所蘄無過之精微也然非平
日學易究時位之異知變化之情其孰能與於斯
家顏息先生曰假年學易當就贊易看孔子於六經
雖同一功在萬世然於詩書不過即古人成書檢別
節取其事可日計而就即取魯史之文加以筆削其
事可月計而成至易之上下經不及五千言十翼乃
三倍其數而有餘其文繁其事勞其精理包天地之

奧蘊性命之源雖聖人睿入心通然亦必虛衷玩索反躬體驗故至韋編三絕終身以之蓋孔子實欲假年學易並非虛辭撝謙亦非僅歎易道之大已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子語類門人錄 古之爲儒者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非正業祇此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莫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祇是許多事

又徐明錄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常及易夫子常所教人祇如此今便先爲一種元妙之說

王船山曰夫子之教人皆使人躬行而心得之然必

有所徵於古訓以示其當然而使動於不容已學者之所以未盡於善者求其性情之正事理之通節文之當而已故夫子有所言而必及者以時警其情而發其性以信其理而善其事以使知必有節而不可過必有文而不可不及故雅言詩以詠歎淫佚而興起雅言書以酌古治今而效法之雅言禮之當執以別嫌明微而固守之凡此三者皆人道之當然而日用之必不容已夫子雅言之以學者之必雅言於是而後可與入德也

方氏觀旭曰孔注雅言正言也夫詩書禮樂皆先王之典法今子所雅言不及樂何也蓋樂在詩禮之中矣其不及易春秋何也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

有正業朱子謂古者惟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又攷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四術之常比至及門高業弟子方授以易春秋故身通六蓺者僅七十二人則易象春秋孔子不輕以教人若外此襍說更所不語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朱子語類人傑錄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爲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半閒不界之人非是有所因真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

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

又錄伯羽 發憤便能忘食樂便能忘憂更無纖豪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亦少有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少有係累在乎中

又錄僩 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祇是如此無止法也

又錄道夫 對葉公之問見其事皆造極脫然無所係累但見義理無窮不知歲月之有改莫我知之歎見其樂天安土無入而不自得天人事理洞然無豪髮之間苟有一豪私意則無以窺此境之妙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焦廣期曰衛將軍文子問諸弟子之賢於子貢子貢再辭然後對以所知以子貢之明達夙擅方人之長然猶如此甚矣其重也況子路哉況所問者孔子哉必也子路固辭之葉公固問之然後以其所知者謹而告焉而又不聞也則子路之不對其爲當然無足疑者若孔子之自言乃假是以明己好學之至尤可見其誨人不倦之實至子路承問於葉公雖能言聖人所欲言猶弗敢也爲其不讓之過甚也

陳安卿曰聖人安得有憤祇是誠意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惟眞能憤然後眞得樂

趙格菴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至忘食樂至忘憂是兩邊各盡其極故集注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

己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它嗜好故曰純亦不已

王船山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集注語錄開示聖奧至矣就中與天合契一段尤爲不妄於憤樂見得天理流行之不息於忘食忘憂見得人欲淨盡之無餘而天之無私者惟其不息則所謂發憤便能忘食樂便能忘憂也天無究竟地位今日之化無鈘無滯者爲已得明日之化方來未兆者爲其未得觀天之必有未得則聖人之必有未得不足爲疑矣大綱說來夫子十五志學一章以自顯其漸進之功若密而求之則夫子之益得其未得者日日新而不已豈一有成型而終身不舍乎朱子云直做到底底字亦無究

竟處有所究竟則執一執一則賊道釋氏所謂末後句者是也觀之於天其有一成之日月寒暑建立已定終古而用其故物哉

汪雙池曰夫子苦心接引後學故每自言其好學之篤然愈說得平易近人愈顯地位超絕在聖心不自知也學者勿看聖人超絕須看聖人平易卽如一憤一樂誰人不能果然發憤自得所樂果然憤樂到至處自然忘食忘憂但恐不肯發憤縱使一時發憤一事知樂不久便衰不能時時事事皆然以至於不知老之將至是故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不能不獨讓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朱子語類必大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是移向下一等說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廣闊自視猶有未十全滿足處非全謙事實而但爲此辭也

孫夏峰曰生知之人亦不廢學好古敏求正是祖述憲章之實

子不語怪力亂神

朱子論語或問問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篡弒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曰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誡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

陳器之曰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

之事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
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鹿伯順曰須想所以不語之意於人心世道豈直無
益且有害焉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朱子語類夔孫錄 人若以自修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
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
不善者便恐懼修省是皆吾師也

張楊園曰心虛則隨處能得益嘗思舜居深山之中
所聞善言所見善行不過野人行習之常而已一入
道心無非精微之理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其虛受

正復如是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朱子語類時舉做聖人自反無愧說便小須知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己也

又錄賀孫問必不能違天害己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己抑以理度其不能害耶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

朱子論語或問聖賢之臨患難有爲不自必之辭者有爲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爲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爲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攻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攻之

則寮倉之爲諸怨刑害不過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各有當不可以此而廢彼也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程子論之詳矣然案史記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蓋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也所謂竝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

吳可堂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聖人爲賢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者也自古天生聖人必命之以爲億兆之主夫子雖窮在下天葢使之主斯文豈虛生者天旣生之桓魋乃欲殺之豈理也哉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推讓之意葢至是亦不能揜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

其實一而已矣

王船山曰夫子之自言也恆謙讓而不居聖至此則直任天德之在己而無所讓豈但以安從遊者之心哉道足誠至坦然示人以可信抑以教學者之遇變而反求諸己無爲禍福所惑也

劉楚楨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此語爲夫子荅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爲定十五年又云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朱子語類錄賀孫 要緊意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細認聖人如何是無行不與二三子處凡日用飲

食居處之閒認得聖人是如何己今當如何問鄉黨所得亦足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之類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

又錄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掠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聖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秖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

朱子文集答方賓王問聖人之仡止語默無非教也惟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是我與二三子共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

姓日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搬柴揚眉瞬目之意矣曰亦善

許白雲曰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自然此是體道實處皆當審觀而反諸身何必專待言語之教乎顏子言仰鑽瞻忽正是就日用上諦觀而學二三子有未達此故夫子曉之

曹月川曰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皆道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故聖人曰吾無隱乎爾厥後弟子用意以觀聖人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

薛敬軒曰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

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甚顯矣

高景逸曰門人非疑聖人有隱而不以誨人是認聖人人倫日用是一事神化性命是一事謂聖人所可見者非其至也其至處則隱而不可見也如是則忽略現前懸慕高遠故聖人提醒之如此

李二曲曰夫子以行示範而門人惟言是求故自明其甚隱之實以警之與天何言哉之意同所以廸及門以返躬尚行者至矣

焦廣期曰聖人之心不息於學聖人之身與道爲體甚行不與者此也爲不猒誨不倦蓋甚時甚地而不然猶懼學者之不察如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則淡喜之而告以固相師之道

汪雙池曰不是分清說己之無隱祇要二三子於他止語默問察出天理流行之實兩字即指二三子末句既言吾又言是某猶云此我之所以爲我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朱子語類(淵錄)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內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

又(燾錄)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是約禮之實

金仁山曰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於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

質則知或務於誇博而行或出於矯偽故又進之以忠信忠發於心而信周於外程子謂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於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於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有此四節也

王船山曰聖教不明而務實者固陋而為鄉黨自好之士務博者浮薄而為記誦辭章之儒舍其心而求之文行則無本而日流於偽略文行而專求之心則虛寂而不適於用然後信聖人之教大中至正不可得而損益也

李厚菴曰四者之序嘗云忠信文行然忠信者所以

成始亦以成終以忠信爲本而從事於博文約禮所謂成始也修辭立其誠無非忠信之心直貫到底所謂成終也故夫子言主忠信徙義又言義以爲質信以成之

何義門曰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接續看聖門施教次第方全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朱子語類僩錄善人是資質自好之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恆則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善人有恆者皆未知學問者也

又泳錄問有恆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是有恆方做得成為學亦是有恆方可至於聖人曰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便不可接

許白雲曰張宣公云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以質言但兩節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不止則可至聖人有恆者則不可進於善人也善人是資質生定非積累至者若善人肯學即至君子有恆者能學亦可至君子祇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恆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恆者情狀正是教人學有恆之方欲為君子先須有恆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為有恆矣此三者於

學問事爲皆包得盡

陸稼書曰孔孟毎借善人大抵善人之類不一有近於狂之善人有近於狷之善人有近於中行之善人善人者任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自成焉者也君子者因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裁成焉者也

張孝先曰爲泰爲盈爲有不過外面矯飾於一時豈有能常泰常盈常有之理此問人之取而遂鄉愿之似而非又何恆之足云故曰難乎有恆

陸稼書曰亾而爲有三句便是忌憚之小人如此鄉愿亦如此此二者皆與有恆相反一則務以驚人一則務以說人

黃薇香曰有恆者不欲襲善一時志在行善而期以

久者也久則善矣意在襲善已無持久積學之意也

久則自知名實俱喪而心術尤不可言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王船山曰以萬物養人者天地自然之利故釣也弋也不廢也釣不必得而綱則竭取弋勞於得而射宿可以命中不盡取者不傷吾仁不貪於多得而棄其易獲者不損吾義曲全萬物而無必得之心豈非理之不遺於微而心之無往不安者乎

汪雙池曰不盡物不欺物一段撙節愛養仁心夫子祇自然流露而門人默窺而得此蓋得無行不與之誨者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朱子語類寓錄問作是述作或是凡所作事曰祇是作事

又時舉錄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章云聞見亦是互相發明

用語類問言擇而見不言擇語類之說不一文集答潘坦翁云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與集注意同

又蔣錄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

鹿伯順曰夫子說學而知之者次也此政是學而知之實功

顧麟士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多聞

而從多見而識便是學知亦仍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意

用詰謹案如此說則語類知以心言句謂以心知者不必由於聞見生知之知也得於聞見者學知之知也非異學所可假借

張楊園曰擇善而從自心術之微以及事事物物精粗巨細莫不皆然

向荊山璿曰聞見者其學問之先資乎思者其學問之進步乎非聞見則內外隔越矣非思則心理扞格矣舍是而爲學其將何以入德耶

尹元孚曰語錄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案自誠明者實知其理者也夫子謙言求明而未至於誠故

集注云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吳艸廬曰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於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於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異端也
用誥謹案明季講家尚有以真知多知解此

章者錄艸廬此條學者庶不爲異說所誤
呂涇野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豈非聞見豈非德性問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乃是知之次也是以聖人將德性之知不肎自居止謙爲第二等曰德性與聞見相通原無許多等第也
孫夏峰曰夫子刪詩書定禮樂是擇而從作春秋是見而識乃述而不作之疏所以自居於學知也
用誥謹案此解多聞二句本於金仁山集解
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
亦以作爲述作之作
黃薇香曰此卽述而不作之意也從之識之謂述也

識者辨而存之也述而須擇之辨之當時糅雜淆亂
衆說宜折中也言知之次者次於作者之聖也作者
刱人所未知擇之識之者述古今人之所已知不知
而作者不能擇多識多聽刱之而害於理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
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朱子論語或問若以鄙簡推之則自其潔己而往日
之不善亾矣故不保其往日之不善亦不與其退去
而爲非取其今日潔己以進之心耳如此則似或本
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每出於有意計度之私也夫
豈然哉
鹿伯順曰不止待物之洪也理原如是彼已甚者皆

乖端自生執滯耳

王己山曰當日門人所惑祇在一童子夫子將人字拓開見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全無計較意度不獨一童子也其待物之洪祇此數語不覺和盤托出

黄薇香曰集解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案依鄭君注不保其往卽不與其退之意也張敬夫謂與其潔不保其往承上文反覆言之趙鹿泉謂上三句明所以見童子之意下三句廣言與人之道

用誥謹案此不用朱子錯簡之說

王伯厚曰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

以知習之可移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朱子語類壯祖錄孔門弟子聖人不曾以仁許之以顏子之賢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

陳安卿曰據一時言祇我欲仁一念之興此心便在此仁便當時卽此而在矣此聖人示人親切直截簡潔明快處自足以起人歆欣愛慕亹亹不厭之心

蔡覺軒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爲故夫子以功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蓋仁者心之德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它求也

饒雙峯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

林次崖曰欲仁功夫亦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其文則仲弓之敬恕是也

呂涇野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從下學做起要隨處見道理夫仁亦在乎畝之而已矣

孫夏峯曰仁人心也昏昧則放提醒則復終食㒺違者聖人三月不違者大賢日月至焉亦賢者即庸愚不學之人亦有夜氣之所息乍見之偶動故欲之即至此語極喚醒人學者須自體驗

李恕谷曰仁者命於天具於心者也依之則賢者亦難何者瞬息有違皆不純也欲之則應命即至何者

吾心之物非外來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陳安卿曰程子之意以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自受以為己過又恐彰君之惡祇可不荅而已然以吳氏之說通之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是則彼此俱要妨礙非惟程子之所疑者不足疑抑以見聖人盛德之言隨觸而應自然從容中節而不失乎人情事理之宜眞可為萬世法矣

吳可堂曰夫子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荅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葢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薛敬軒曰陳司敗謂孔子有黨孔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其氣象之大可想

王船山曰聖人之於此其辭隱其義著葢若曰人知取同姓之非而以取同姓爲知禮者之過則歸之以知禮對者可以全君臣之義而今之自以爲過者可以正昏姻之禮並行不悖言順而道不窮於以應物之變誠有不可測者而心安理得一因其自然此亦

可以見聖人之大用矣

李恕谷曰司敗知孟子之事故以知禮問孔子從衆論以荅之若不知有孟子之事者然尊君也為國諱惡也隨即退者避其面議也迨司敗背譏為黨而孔子不辨也任過而已並不及孟子之事也聖人處事立言盡善如此

劉楚楨曰禮坊記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皆不昏也昭公知取同姓為非禮故諱偁吳孟子公羊哀十二年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偁孟子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休注昭公諱而

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稱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謂之也禮襍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黃薇香曰死曰孟子卒者春秋哀公十二年文不書吳姓此禮所謂去夫人之姓曰吳也孟子稱子據注謂如仲子聲子之取於宋然鄭君禮注以子爲且字且薦也男子二十而冠曰某甫至五十以伯仲曰伯

某甫則某甫爲伯仲之薦字今以子爲孟之薦字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朱子論語或問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說之意

陳器之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惓惓詠歎而淫泆

之也祇一歌詩目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

胡雲峰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注雙池曰以上數章多從夫子小事而認取天理之流行蓋皆得甦行不與之意旁者也凡與歌必和夫子取善之意淡則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有反之之取善於裾則後之和之者亦寓甦竊鼓舞之神矣

黃薇香曰子與人歌句絕統下使反而和言之善者是人自歌必使反之者是善者復自歌而後和之者或人與子同歌或子之自歌一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也或曰子與人歌是先與子同歌未是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朱子論語或問此其文義集注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以一言盡也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豪髪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互出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朱子語類講錄言文則吾猶人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未能一焉之意同

高景逸曰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爲律身爲度做到聖人亦甚盡處所以爲未得

王方麓曰未之有得是聖人極其望道未見之心自見事之未副者多也聖人之所謂得者聖人之實際惟聖人自知之聖人之所謂未者聖人之心誠有未能自滿處亦惟聖人自見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猒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金仁山曰王文憲云學不猒誨不倦两章方言何有於我此章乃曰則可謂云爾學者當思屢𢗒両章自省之辭此章必因人之問子貢問夫子聖矣乎其

下荅辭與此章類故晁氏之說以爲有儞夫子聖且
仁者而夫子辭之如此
蔡虛齋曰仁聖自然者也爲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
者自處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
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
焦廣期曰夫子自言非聖仁但能爲之不厭又教人
使其爲之先難而後獲也公西華乃歎曰正唯此不
厭倦者弟子所不能學誠知聖人純亦不已一天道
之不息非勉強力行所得至然而夫子之意不喜其
伦如是言正謂非有不能直不如己憤忘食樂忘憂
故曰語之不惰其回也與又子貢言學不厭智也而
夫子之意正以學不厭則智自生好古敏以求之雖

愚必明也總之諸弟子所見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
夫子以身立教則惟曰篤志於學盡性以至於命人
能弘道者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
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
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
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爲非病者之
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
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曰然則聖言乃不
及此而直以爲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
以理言則旣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

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洩諸理而不屑屑於冥

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觀

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

輔漢卿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

猶爲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

不可領子路之至情明在己之正理夫子之心卽天

地神祇之心也

孫夏峰曰夫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葢無一事不可與

天知也故曰丘之禱久矣不然獲辠於天無所禱也

尹元孚曰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身心性情

作止語默無時無處而不悔過遷善是乃平時之所

以爲禱不待疾病而後然也聖人之言至爲切實勿

從佗臣子路之辭觀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朱子語類燾錄纔奢便是不孫其自是不能斂也且看奢之人意思儉之人意思奢者便有驕敖之意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

王己山曰此章大指重在名分當時之弊全在不孫夫子作春秋亦維持名分而已天下有名分然後有儀文不孫則犯上作亂靡所不為求其鄙僿無文而不可得故救時之弊莫急於此

焦廣期曰聖人意在惡不孫注言救時之弊者當時如辨佾歌雝皆不孫之事也其實奢之害大自是一定之理不論風尚如何故曰國儉示之禮不言國儉

示之奢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　君子坦蕩蕩是意誠心廣體胖

胡伯量曰程子以循理役於物分言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者本乎自然人能循其自然而行之則上下四旁不相侵越故坦然而平平則仰不愧俯不怍此所以舒泰也役於物爲物所役也求名者役於名求利者役於利凡意之所發不與理合者皆役於物也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此所以憂戚也

彭魯岡曰君子處窮通得喪何以獨蕩蕩而不戚戚曰窮通得喪可以大言可以小言小處沾滯大處可知一絲未忘難言蕩蕩其所以異於二氏之空幻者

仁智也如用一物非不珍重愛惜卻又成敗聽之如受一託非不盡心竭力卻又離合聽之唯得時不喜故喪時不憂

張孝先曰君子坦蕩蕩祇是樂天知命而已

焦廣期曰小人長戚戚何必王巨君李林甫一輩受此極惡謂當懲創乎惡惡不如惡臭好善不如好色雖終身行善亦近名目彼其戚戚之根故自在聖人發言之旨似應在此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朱子語類(燾錄)問此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

又(義剛錄)此雖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亦當

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皋陶陳九德亦然

李厚菴曰溫者春生之氣威者秋肅之氣恭者內溫外肅陰陽合德之氣也三句就一時想像亦可然亦有迭見者蓋喜怒哀樂聖與人同當其喜則溫之氣形當其怒則威之氣形及乎喜怒未發則恭之意常在也又推出一安字則見其一出乎至誠而非勉彊淡體而默識之則知聖人與天地相似

劉直齋曰子溫而厲仁中有義也威而不猛義中有仁也恭而安禮之用和爲貴也

焦廣期曰子溫而厲子之燕居等章初非事跡必能察而形容之其有得於時行物生非行不與之旨淡

矣

論語述而第七畢